



“裸国”印象



吴春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在华南、东南亚、太平洋土著先民的装饰艺术中,拔牙、断发、文身、草编衣、树皮布、织珠贝、裸体跣足等是几项最外显的、特殊的文化因素。对于裸体跣足,学界讨论不多。本文拟钩沉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中越、濮土著“裸以为俗”的历史记忆,比较台湾“番族”及东南亚、太平洋上南岛语族民族志上冬夏不衣的“裸体”习俗,拼凑上古华南“裸国”印象。站在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去客观地评述土著先民这段“裸以为俗”的重要历史。

一、华夏“衣冠”遭遇越、濮“裸国”

穿衣戴帽不但是为了御寒生存,穿着华丽也是文明礼貌身份的象征,所谓衣冠楚楚者正人君子,但实际上这只是“文明人”的文化偏见。上古时期,南方越、濮系族群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华夏衣冠”遭遇“化外裸国”,南方土著的这些“裸以为俗”的族群,就相继被记载于汉文史籍中。透过这些异文化的镜像,并佐证于岩画、青铜器和汉墓陶俑等考古资料,觅拾到上古“裸国”历史记忆的若干片段。

约当中原历史传说时代至夏代前后,南方就有一支“裸国民”。《淮南子·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豷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豸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俞伟超先生考三苗在洞庭、鄱阳两湖之间,豷头在洞庭湖西北岸,则此一“裸国民”当在两者之间。

作为百越之首的吴国,也曾是华夏视野中著名的“裸国”,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通周礼。《春秋左传》“哀公七年”语:“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论衡·书虚篇》:“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风俗通义》也说:“裸国,今吴郡是也。披发文身,裸以为饰。”对吴国的裸俗,后世文献也多有转载,如宋代《路史》卷

九上“高辛”：“伯卒仲继，剪发文身，裸以为俗，是为熟哉。”据说，夏禹治水到东南，也得“居越而越”、入乡随俗、裸而后入吴，这就是《论衡·恢国篇》所说的“夏禹裸入吴国，太伯采药，断髮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衣贯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

汉代前后，位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至越南红河中下游流域之间的骆越国地带，也有一支“裸国”。《史记·南越列传》引赵佗语：“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閩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从赵佗言语之西瓯、骆、裸国的排列顺序看，此“裸国”应是较骆越距离南越更西、南地带的土著人群（方国）。也有学者认为，《史记》的这句话中，“骆”与“裸”不应断开，赵佗说的是“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即骆越就是“裸国”。

汉晋间的日南郡还有“裸种”、“裸国”，今位于越南境内。《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载：“（日南庐容）王死，文害王二子，诈杀侯将，自立为王，威加诸国。或夷椎蛮语，口食鼻饮，或雕面镂身，狼荒裸种。”“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荒，所谓裸国者也。虽习俗裸袒，犹耻无蔽，惟依瞑夜，与人交市睹中。”又引《林邑记》语“汉置九郡，僭耳与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褻露，不以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

在西南濮、越交界地带山地也有一支“裸濮”，见于古哀牢国境、东汉永昌郡内，约位于今滇西山地。《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僰、越、裸濮、身毒之民。”

在与我国西南濮、越地带山水相连的中南半岛及相邻岛屿，汉唐以来的“昆仑”、“扶南”、“蒲类”等都有“裸人”。《岛夷志略》“昆仑”条载：“虽则地无异产，人无居室，山之窝有男女数十人，怪形而异

状,穴居而野处,既无衣褐,日食山果鱼虾,夜则宿于树巢。”此昆仑位于今中南半岛南端,越南最南端的海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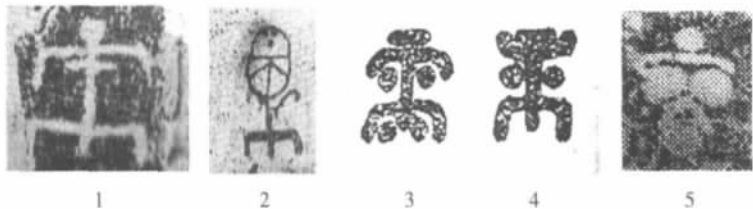
“扶南”是以今柬埔寨为中心的中南半岛古国,约当中古汉晋时代,是著名的“裸国”。《晋书·扶南国传》:“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又《梁书·扶南国传》:“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喂曰:‘国中实佳,但人褻露可怪耳。’”

三国时吴国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东南亚,在其著《南州异物志》中谈到“蒲类”的裸形情况。“歌营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湾中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齿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据学者考证,歌营、蒲类在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至印度洋尼科巴群岛之间。

这一地带唐时也有“裸人国”,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载:“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羯荼”即今马来半岛上的吉打(Kedah),学者认为,羯荼北行十日余、东望岸一二里的“裸人国”就是吴时的蒲类“裸形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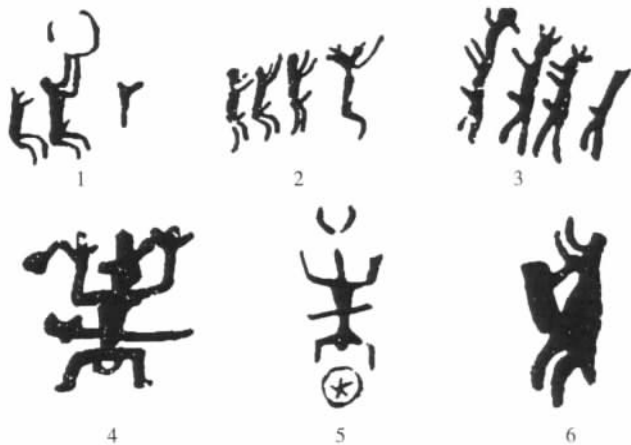
迄今我们难于从文本上同时直观地看到汉文史籍描述的这些上古、中古华南至中南半岛的“裸国”形象,但可佐证于华南先秦汉晋时期的岩画、青铜器和陶俑等考古资料中。华南至东南亚地区发现了丰富的史前岩画,云南沧源、广西左江、福建仙字潭、广东宝镜湾等都是史前、上古濮、越系先民留下的,都有不少人物形象,其中的许多因有鲜明的男女生殖器外露者,与古时的裸人有关。福建华南仙字潭岩画描绘的一幅部落群体活动的场景,画面中多个人像两胯之间有突出的生殖器,为裸身的男人,而若干人像的胸部画一双圆形乳房,甚至两胯间还有圆圈或一点表示女性生殖器,为裸身的女性(图一)。

广西左江岩画规模宏大、内容更复杂,在沿岸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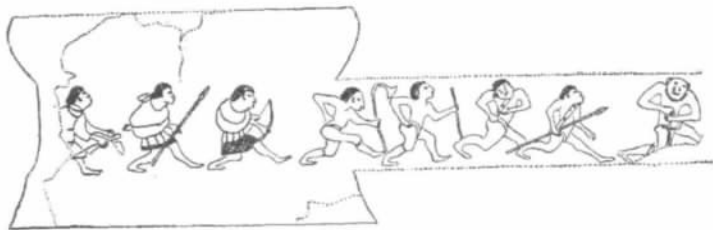
图一 福建仙字潭岩画上的裸身男、女形象

县 200 多公里发现 70 多处地点,也有更明显的裸体男女形象,总第 86 组的左二侧面人像方头上抬、手臂上举扶一铜鼓、躯干粗直、屈膝蹲腿、胯间为尖翘的男性生殖器,总第 94 组的左上 5 人一排侧面人像均挺胸收腹、屈臂向上、腿半蹲、胯间均画上翘的男性生殖器,总第 97 组中部 4 人一排侧面人像均仰首、手臂前举、叉腿站立、胯间均画上翘的男性生殖器,都应是裸身的男性(图二,1~3);如总第 53 组双手上举、腰间佩剑、双腿半蹲的人像、胯间连一个小扁圆的女性生殖器,总第 71 组的左侧正面人像头上双角饰、双手上举、腰部横配剑、腿半蹲、足间置一铜鼓、胯下突出半圆的女性生殖器,都应是裸身的女性(图二,4~5);总第 56 组中下方一对相互拥抱的侧面人像,右一人仰首举臂大腹应为女性,左一人握住女性手并骑在她身上为男性,表现的公共场所的裸身性交场面(图二,6)。



图二 广西左江岩画的裸身男、女形象

云南晋宁石寨山的多件铜器上出现了“裸国人”。最明确“裸人”见于第一次发掘所获的“鼓形四耳器”即“杀人祭铜柱储贝器”(M1:4),这个鼓形储贝器的铜鼓腰部线刻 8 人,多为裸体,手持斧、矛、弓箭等器,作奔驰状,可能为狩猎图像(图三);储贝器盖有人物塑像 51 人,中部立柱缠绕二蛇,柱旁为一立牌,牌上捆绑一双乳突出的女性裸体人,



图三 云南晋宁石寨山“杀人祭铜柱储贝器”(M1:4)腰部线刻的一群裸人



图四 云南晋宁石寨山“杀人祭铜柱储贝器”(M1:4)器盖群雕上的裸人



图五 云南晋宁石寨山
铜剑(M6:68)
上女裸人形剑茎

另一反绑双臂的裸体人跪于地上,为杀人祭柱的场面(图四)。M6:1、M13:356、M12:26、M20:1等多件战争或祭祀场面的储贝器上,也都出现裸体人。此外,M6:68是一件剑身残缺的人形剑茎,茎上铸一双乳暴露的裸身女人像(图五)。

两广的一些两汉墓葬随葬品中,还发现有一种“托灯陶俑”,男女都有,形象异于汉人,深目

高鼻、高颧厚唇、身材矮小,这批陶俑还都上身赤裸,男性胡子胸毛发达,女性双乳暴露,是典型的“裸人”(图六)。学界倾向认为是南越国时期的“异族家奴”,或认为是源自东南亚的“马来人”,或认为是来自东非或西亚土著。我认为,史前、上古华南与东南亚土著人群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岭南汉墓所见这些“裸俑”的体质特征,不但见于东南亚土著马来人,与华南土著濮、越人先民也有相当共性。考虑到

秦汉时期“徐闻合浦道”及沿越南海岸之沿岸航路发达的海洋交通史,而前述汉唐间的骆越、日南、昆仑、扶南、蒲类等“裸国”也正好集中分布在这条华南早期通海夷道上,完全可以相信这些被华夏、汉人所雇佣的“非我族类”、“异族家奴”应就是来源于这些“裸国”族群。

虽然在上古、中古的史籍文本中看不到华南、东南亚土著“裸国”形象,但清代《皇清职贡图》中,却留下了这些“裸国”后裔珍贵的“袒身”画面。《皇清职贡图》卷一“马辰国夷人”条记载:“马辰国即文郎马神,在东南海中,相传汉马援南征士卒之裔。……男剪发裹头,腰围以花鬘,出入必佩刀,常负竹筐以盛椒,女袒身跣足,系布裙过膝间,披幅帛于胸,背汲水则载瓦瓶于首。”(图七)马辰国

位于今越南中南部,其先民应就是前述汉晋日南、昆仑的“裸种”。同卷“柬埔寨国夷人”条记载:“男剪发裹头,身衣仅蔽下体,女挽髻露肘臂,惟蔽其乳,围



图六 广州汉墓 M5046 及 M5061 出土的异族男、女裸俑



图七 《皇清职贡图》卷一“马辰国夷人、夷妇图”



图八 《皇清职贡图》卷一“柬埔寨国夷人、夷妇图”

裙跣足。”(图八)他们便无疑是汉晋扶南的“裸国”后裔。所以,这些画面,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上古、中古华南东南亚土著“裸国”的形象。

二. 台湾“番族”的“裸体不衣”影像

台湾原住民是古代华夏人文视野中南蛮土著族群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汉唐至明清相继被统称为“岛夷”、“土番”、“东番”、“生番与熟番”、“番族”等。在明清以来大陆汉民大规模迁徙台湾形成的“汉番”关系格局下,原住民的社会文化被逐步认知并记载于汉文史籍中,其中就有大量涉及“裸番”,荷兰、西班牙、日本先后统治台湾期间,也先后留下了许多“裸番”的记录。所有这些记录,既有翔实的文字描述,更有丰富生动的影像资料,是华南土著“裸国”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反映了上古、中古“裸国”的嬗变。

东海海洋岛屿地带最早的“裸国”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东夷传曰,倭国东四十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这里所说的倭国为“裸国”,可能是指日、琉岛屿带上的土著族群,与台湾原住民是何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台湾原住民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其中就有不少始祖“裸身”的记忆。比如泰雅族、赛夏族都有大阴人露阴的传说,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哈鲁斯(Halus)”的身材魁梧的大阴人,洪水到来时就用他的阴茎作为桥梁使用,女人很容易通过,而男人踏上就马上断了。排湾族拉帕拉帕社传说的祖先是石头中生出的一对姐妹马利肯、马拉乌斯,平时裸体,仅以长发垂盖两腿之间,一个叫塔伊鲁的男人发现了他们,结为夫妇,成立番社^⑩。

汉文史籍中的台湾原住民的“不衣”,初见于明末陈第《东番记》并载于正史。《东番记》提到:“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地暖,

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明史·外国列传》“鸡笼山”条载:“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远。……男女椎结,裸逐无所避。女或结草裙蔽体,遇长老则背身而立,俟过乃行。”

在清代宦游采风民族志中,有不少着墨于“裸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台湾府儒学教授林谦光看到:“男女皆跣足,不穿下衣,上着短衫,以幅布围其下,番妇用青布裹胫。……暑月,男女皆裸体对坐。”(《台湾纪略·风俗》)^⑪。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土番风俗”载:“土番之性,与我人异者,无姓字、不知历日,父母而外,无叔伯、甥舅,无祖先祭祀,亦不自知其庚甲。男女皆跣足裸体,上衣短衫,以幅布围其下体,番妇则用青布裹胫,头上多带花草。”^⑫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福建采硫大使郁永河也生动描述了在北台湾看到的裸番形象:“至大武社,宿。是日所见番人,文身者愈多,……三少妇共舂,中一妇颇有姿,然裸体对客,而意色泰然。”“男女夏则裸体,惟私处围三尺布,冬寒以番毯为单衣,毯缉树皮杂犬毛为之。……老人头白,则不挂一缕,箕踞往来,邻妇不避也。”^⑬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台湾知县孙元衡把他所见裸番的生活情景描绘为:“白海照层峰,舒光二千里;蜃气化秋云,青霄澹如绮。道逢裸体人,惟识穷桑氏;穴山安尔宫,弋肉哺其子。”^⑭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巡台御史于黄叔璥也将其在半线番社看到的裸人记录诗作中:“今兹半线游,修色欲与争。……王化真无外,裸人杂我氓,安得置长吏,华风渐可成。”^⑮

对“裸番”更多、更翔实的描述,见于图文并茂的多部清代番俗史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周钟瑄的《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载:“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跣足,上体常裸,以幅布稍蔽下体前后,曰遮阴。”该书卷首《番俗图》共有“乘屋”、“插秧”、“获稻”、“登场”、“赛戏”、“会饮”、“舂米”、“捕鹿”、“捕鱼”、“采槟榔”等十幅,除“赛戏”图外,余均见上身裸体的成年男、女和全裸的孩童。如“乘屋”图中的十余男女,似乎无一穿着上衣,包括双乳裸露的妇人(图九左);在“舂米”图中,也有袒胸裸乳的两妇人执杵舂米的场景,仿佛郁永河当年在大武社所见“三少妇共舂”(图九中);“会饮”图中,席地饮宴的五男女上体裸露(图九右);“捕鱼”图中有持标枪、竹篓捕鱼的两妇人上身裸露,也见张弓射鱼的全裸孩童;“捕鹿”图中的七男女,至少三人上身裸体^⑯。



图九 《诸罗县志》“番俗图”中的原住民裸体男女

乾隆九年(1744年)任巡台御史、给事中的六十七在其所著《番社采风图考》中,也多篇谈到原住民的裸身。“布床”篇说:“长不畏风寒,终岁赤裸。”“文身”篇也说:“番俗裸以为饰。”“乳儿”篇更坦言:“番无男女不亲之嫌。番妇乳儿,见者从旁与相戏狎,甚喜,以为爱子,虽抚摩其乳不禁也。若过而不问,殊有佛意。”^[8]就是说,原住民中哺乳妇人之乳竟可由路人抚摸,就连前引《明史·外国传》所说的裸女遇长老“背身而立,俟过乃行”的掩饰动作都省了。台湾省立图书馆藏《六十七采风图合卷》的十二幅“番社采风图”同样展示了原住民裸以为饰的男女形象,如“渡溪”图上,水中抱抱泅渡及附送清官乘筏的八男子均上身赤裸;“舂米”图中,左侧似狩猎

归来的两人也是上身不衣;“乘屋”图上,合力乘屋起盖之十余男女也无一穿着上衣;“迎妇”图上,娶亲队伍中抬轿、举旗、奏乐者及路旁观瞻者,也多上身赤裸;“捕鹿”、“耕种”、“割禾”上,都有多人裸身(图一〇)。中研院史语所藏《台番图说》的十七幅番俗图中,大部分同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部分不同,如“守隘”图上,木栅栏外手执长枪的多人,均上身赤裸者。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24幅,也多与前两种之《番社采风图》、《台番图说》相似,另有、禾间”、鬪捷”、互市”、文身”、捉牛”、树宿”、浴儿”、饷饷”等新景观,也多见上身赤裸的原住民男女^[9]。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绘就的《皇清职贡图》共九卷,图文并茂地描述、描绘了清朝国内各少数民族、属藩和海外往来各国300多个族群、人种的男女的生产、生活、服饰、文化等,计600余幅人像形貌,其中卷三记录了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的12社群24幅番人男女形象画。如“诸罗县诸罗等社熟番”条载:“男番首插雉毛,以树皮织为长衫,夏常裸体。”“凤山县山猪毛等社归化生番”条载:“其居择险隘处叠石片为屋,无异穴处,男女披发裸身,或以鹿皮蔽体,富者偶用番锦嗶嘰之属,能织树为



图一〇 《番社采风图》之“捕鹿”与“迎妇”图中的“裸番”



图一一 《皇清职贡图》卷三台湾“裸番”

(左,彰化内山生番;中,淡水右乃武社生番男;右,淡水右乃武社生番妇)



图一二 16~17 世纪之交西班牙人视野下的

鸡笼(左)、淡水(右)原住民形象

(The Lilly Library of Indiana University, J.R.Boxer Collection)

布。”“淡水右乃武等社生番”条语：“生番倚山而居，男女俱裸，或联鹿皮，辑木叶为衣”。“彰化县内山生番”条语：“巢居穴处，茹毛饮血，裸体不知寒暑。”^{②③}这些原住民男女都被描绘成袒胸露乳的裸身形象（图一一）。

16 世纪末期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世界先后靠近或短暂统治台湾，“裸番”资料也出现于欧洲人的笔下。1582 年 7 月 16 日，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在从澳门前往日本途中，在台湾西海岸触礁，船员全部上岸并上演了台湾原住民与欧洲世界的最早接触的一幕。据船上的西班牙神父阿·桑切斯（Alonso Sanches）的描述：“所有的财物散落在那里的海滩上任其腐坏，之后一些赤裸带着弓和箭袋的土著民，精神振奋未有迟疑地到来，既没有修复任何物品，也没有伤害任何人，直接进入我们之间抢夺我们仅余物品。”^{②④}

西班牙于 16 世纪初就已经成功跨越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群岛，并以菲律宾为远东航路基地建立与亚洲大陆进行海洋贸易，是亚洲最早的殖民者之一，也是最早抵达台湾的西方殖民者之一。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西班牙人笔下有不少台湾原住民的描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 Lilly 图书馆有 C.R.Boxer 收藏约 16~17 世纪之交西班牙人创作的台湾原住民风俗画，保存了迄今最早的土著裸身图像。其中“鸡笼原住民”描绘渔归的男女，手执鱼鳔的男子全身仅以白布以丁字形包扎私处，右手拎鱼的女子右肩披布，而左半身则袒胸露乳。又一幅“淡水原住民”描绘猎归的男女，裸身形象同于前幅，手执弓箭的男子全身仅以草裙遮羞，而手执猎头的女子也以草裙遮羞，左肩披布，左胸裸露（图一二）。台湾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幅 Paul J.J. Overmaat 收藏的 1827 年“福尔摩沙人”画像，画中的一对土著男女仅以碎布包裹阴部，乳房全然外露，孩童也是一丝不挂（图一三）^{②⑤}。这些图像都反映了西班牙传教士、航海家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③。

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记》“西元一六二四年二月”条记载了当时台南土著“裸体”情形：“萧垅之街在福尔摩沙岛，西临台窝湾（安平）港，居住人口少而属野蛮之土番，其身长平均高于吾人，彼等裸体步行而不觉羞耻，妇女比较男子略知羞耻，在其私处遮以宽二十公分腰布或‘利连’之小布。”^{②⑥}

随着清代汉人移民规模的扩大和理番事业的推进，“裸番”现象也在不断“归化”中减少，穿戴上了汉人的“衣冠文明”，到日据时代就出现了“上半身



图一三 西班牙人视野下的 1827 年台湾原住民画卷

(原 Paul J.J. Overmaat 藏画)

常常为汉人打扮,而下半身则为兜裆布这样的上汉下番风格。^[20]但是,“番族”的文化变迁是逐步的,在日据五十年间台湾原住民的“裸风”犹存,并随着近代民族学在台湾的实践和光学摄影技术的应用,大量影像资料保留于日本学者的一系列“番俗”调查报告中。

日据时代早期的原住民调查研究主要由东京人类学会和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组织,台湾“蕃族”调查的先驱森丑之助,曾受台湾总督府委派,深入山地调查、拍摄原住民社会文化,撰有著名的《台湾番族志》(1917年)和《台湾番族图谱》(1915年)。其中《台湾番族图谱》(宋文熏先生编译中文版《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族生活图谱》)一书就收录了大量珍贵的日据初期原住民各族生活场景的照片,其中不少“裸番”资料。裸人多为上身裸露,下身着短裙或扎丁字裤衩。如摄于1902年的布农族施武郡织织布妇女,席地而坐于织桶之后,上身一丝不挂、乳房垂落,还有许多雅美族男女赤裸上身的场景(图一四)^[21]。

日据时代后期台湾原住民调查的主要学术机构是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语言学家浅井惠伦教授是著名的代表,为原住民族群分类与谱系认知作出重要贡献。浅井教授在台调查期间也拍摄不少原住民社会生活的照片(约1930~1940年间),战后带回日本,直到上世纪末才由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笠原政治教授编辑《台湾原住民族映像——浅井惠伦教授摄影集》一书出版。该书有不少裸身的原住民,既有口刁烟斗的原住民男女,也有上身裸露、双乳下垂的原住民妇人,更有学校中、屋舍前成群裸身的雅美族青年,反映了日据后期台湾山地“裸番”的发展变化(图一五、一六)^[22]。

战后台湾回归中国,台湾当局为了肃清日据时代的“皇民化”遗毒,促进原住民与汉民社会的平等发展,长期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将汉人社会的生活风俗、经济制度、医疗卫生等推行到山地,促进原住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快速汉化,文身、裸体等汉人视野中“落后”的传统文化急剧消失、绝迹。2008年8月27日,笔者到达台东兰屿野银村部落考察,捕捉到了一幅着“丁字裤”的裸身雅美族男子形象,也许算是裸俗的余绪(图一七)。



图一四 日据前期的台湾土著裸民(1901~1915)
(左,布农族妇女,右,雅美族妇女,引自《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族生活图谱》)



图一五 日据后期的雅美族学校与房前的裸民(约1930~1940)
(引自《台湾原住民族映像——浅井惠伦教授摄影集》)



图一六 日据后期的台湾土著裸民
(约1930~1940)

(引自《台湾原住民族映像——浅井惠伦教授摄影集》)



图一七 台东兰屿雅美族男子
(笔者2008年8月摄于野银部落)

实际上,汉文史籍与民族志如此精彩的“裸番”文化,同样可以在台湾的考古资料中找到历史的痕迹,并反映在雕刻实物资料中。反映台湾原住民裸俗的最古老实物资料,是台北十三行遗址出土的距今

1800~500 年间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偶像。这件陶人像的左手和下肢残缺,头戴帽或饰品,右耳穿洞,颈围项链,胸部有文身图案,并裸露两乳房,显然是一件裸身形象(图一八)。



图一八 台北十三行早期铁器时代陶偶的裸身形象
(2008年9月笔者拍摄于台北十三行博物馆)

在原住民的偶像艺术品中,排湾、鲁凯两族的祖先立雕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从博物馆收藏到原住民村寨都有大量遗留,这些木刻、石雕的祖先神像中相当多都是裸身形象。比如,笔者在台北十三行博物馆原住民文物特展中拍摄到的葛浩博先生收藏排湾族祖

先立雕,就是一对女性乳房和男性生殖器暴露的形象(图一九,左、中)。在屏東雾台乡鲁凯族头目 balayang 家门口树立的祖先立雕,也是胸部体征显露的上身裸形(图一九,右)。



图一九 排湾族(左、中)和鲁凯族(右)的祖先裸身立雕像
(2008年9月笔者拍摄于十三行博物馆及屏東县雾台乡鲁凯部落)

三. 太平洋南岛语族的裸身习性

华南土著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上的南岛语族等有密切的文化源流关系,这在民族考古学界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民族志和考古资料表明,南岛语族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树皮布羽毛服、草裙贝饰、裸体文身,自 17 世纪以来就引起东西方航海家、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兴趣,并相继记录于各种文献与影像资料中。其中土著岛民的裸俗是最为“外来文明”所

“不耻”的“野蛮”习俗,但从萨摩亚少年的聚会场合,到汤加青年的结婚仪式,甚至夏威夷部落酋长的觐见饮宴,上体赤裸成了土著男女最标准的“正装”,酋邦上层首领也体面地裸身,裸俗登上了南岛语族的“大雅之堂”。南岛语族的“裸以为俗”与上古华南“裸国”及台湾“裸番”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或许也是南岛语族源流史的重要证据。

西班牙人是最早“发现”太平洋群岛的欧洲人,他们的船队于 16 世纪初就已经成功跨越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群岛,欧洲社会有关南岛语族的最初印象就是西班牙人带回的。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 Lilly 图书馆 C.R.Boxer 收藏约 16~17 世纪之交西班牙人创作的风俗画中,除了前引台湾鸡笼、淡水“裸番”形象外,还有菲律宾和太平洋土著的裸俗形象。如“菲律宾 Cagayan 人”,描绘的是吕宋岛上卡加延手执盾牌、长矛、腰插短刀的土著男子,仅见私处的“丁字裤”,裸身习俗与近古、近代台湾兰屿岛上的雅美人一样(图二〇)。另有一幅“太平洋 Ladrone 人”,描绘的是西班牙商船在太平洋中途补给岛所见的密克罗尼西亚土著,手执弓箭的男子被描绘成仅在私处以一叶障目全身赤裸的“原始形象”(图二一)。还有一幅“南岛原住民与西方人的交易图”,描绘欧洲人带火炮的三桅大帆船与土著人的边架小艇在大海中进行物物交易的情形,七条边架艇上的 14 个土著均一丝不挂的全身裸体,就连遮住私处的树叶或丁字小裤都省略了(图二二)^②。

英国人航行南太平洋海域要晚至 18 世纪。比如



图二〇 16~17 世纪菲律宾 Cagayan 人的裸身
(The Lilly Library of Indiana University, R.Boxer Collection)



图二一 16~17 世纪密克罗尼西亚 Ladrone 群岛的裸人
(The Lilly Library of Indiana University, R.Boxer Collection)



图二二 16~17 世纪南岛原住民与西方人的交易图
(The Lilly Library of Indiana University, RBoxer Collection)

1768~1779 年跟随库克 (James Cook) 船长的三次太平洋探险, 给欧洲带去了丰富的土著社会知识, 其中不少欧洲画家笔下的南岛语族社会文化画面。美国夏威夷 Bishop 博物馆的 Terence Barrow 博士, 在《波利尼西亚人的艺术与生活》中收集了欧、美、大洋洲各大博物馆收藏的这些反映太平洋土著社会生活的绘画、照片, 以及土著社会的神像、器具、服饰等物质文化标本, 内容丰富, 年代从 18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后期, 绝大多数资料都表现南岛语族土著“裸以为俗”的社会生活^[9]。这些图像真实反映了二百年来太平洋土著“裸国”的变迁。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画“马克斯岛决战湾”(Resolution bay in the Marquesas), 是库克船长第二次航行太平洋 (1772~1775 年) 随行画家 W.Hodges 的画作, 描绘的是波利尼西亚马克斯岛决战湾的景象, 一艘单边架艇独木舟上的两个土著人除穿着简单的丁字裤外, 都全身赤裸 (图二三)。



图二三 W.Hodges 画作“马克斯岛决战湾”(1772~1775)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93 页)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还藏有库克 1777 年第三次太平洋航程中的随行画家 J.Webber 创作的画作“塔西堤 Morae 神庙的人牲”[A human sacrifice in a Morai (Morae) in Otaleiti (Tahiti)], 描绘库克船长亲历的社会群岛塔西堤 (Tahitian) 人在 Morae 神庙前杀活人祭祀的情景。捆在柱子上的人是新俘虏的牺牲, 摆在后面石台上的是以往猎首的人头, 参与祭祀仪式的土著人均上身裸体, 气氛严肃 (图二四)。



图二四 J.Webber 画作“塔西堤 Morae 神庙的人牲”(1777)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21 页)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J.Webber 1779 年的画作“夏威夷土著欢迎库克仪式”(An offering before captain Cook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描绘库克船长在夏威夷土著神庙前受到酋长们接待的场景, 神庙前有两尊木雕神像, 全身裸体的十余个部落酋长们两列席地而坐, 气氛庄重、严谨



图二五 J.Webber 画作“夏威夷土著欢迎库克仪式”(1779)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21 页)

(图二五)。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Piron 的画作创作的版画, Piron 的画作原载于 Jacques Labillardiere 编《佩布斯 1791~1792 年探险航程导览》(Atlas du Voyage a la recherche de la Perouse, 1791, 1792) 一书。该画描绘汤加岛的满载船员和乘客的双



图二六 Piron 描绘汤加双体独木舟的画作(1791)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15 页)

体独木舟,船上十余土著男女均上身裸露(图二六)。

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收藏 Louis Choris 于 1816~1817 年间的画作,描绘夏威夷国王 Kamehameha 一世时期的土著人跳 hulas 群舞的情景,画



图二七 Louis Choris 画作

——夏威夷土著 hulas 舞 (1816-1817)

(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藏,引自 T.Barrow, 1972, 第 33 页)
中土著均为裸身(图二七)。

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收藏 Louis Choris 于



图二八 Louis Choris 画作
——夏威夷王国 Kaahumanu
皇后画像 (1816-1817)

(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31 页)

1816-1817 年间创作的夏威夷国王 Kamehameha 一世之妻 Kaahumanu 皇后之像,皇后之尊与其身后的仆人也裸身,形象气质高雅、庄重(图二八)。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G.Baxter 模仿 J.Williams

1837 年的画作,描绘库克群岛 Rarotonga 岛一名叫“夜”(Te Po)的酋长的形象,夜通体文身,除布巾挡住私处外,全身裸露(图二九)。



图二九 J.Williams 画作
——库克群岛 Rarotonga
酋长夜之像 (1837)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引自 T.Barrow, 1972, 第 123 页)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 Mosselot 于 1838 创作的画,该画原载 Abel du Petit-Thouar 编的《维

纳斯号护卫舰环球航行记》(Voyage autour de monde sur la fregate La Venus, 1840-45)一书。描绘法国护卫舰维纳斯(Venus)号抵达复活节岛时土著人舞蹈欢迎



图三〇 Mosselot 画作——维纳斯号护卫舰上的
复活节岛土著人舞蹈 (1838)

(新西兰 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藏,引自 T.Barrow, 1972, 第 16 页)

的场面,这批土著男女也是裸人(图三〇)。

反映大洋洲土著社会生活的照片,大约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T.Barrow 收藏有新西兰达尼丁(Dunedin)的 Burton Brothers 照相馆于 1859 年为一对汤加酋长夫妇拍摄的一张合影,这对汤加青年男女上身赤裸,下身穿着树皮布,形象酷爽(图三一)。

新西兰达尼丁 Burton Brothers 照相馆还有一张 1890 年的老照片,拍摄萨摩亚大酋长之女 Taupou 举行的 kava 饮宴盛大景象,照片中的 Taupou 是 Kava 饮宴的主持和领舞者,是象征部落威望的神圣处女,她与及所有参



图三一 汤加酋长夫妇
合照 (1859)

(引自 T.Barrow, 1972 年,
第 64 页,该书作者收藏)



图三二 萨摩亚大酋长之女 Taupou (上中)
的 kava 饮宴照 (1890)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76 页,该书作者收藏)

宴者均上身裸体,包括地位崇高的 Taupou(图三二)。Kava 饮宴习俗尚存于萨摩亚、汤加、斐济等。

新西兰奥克兰(Auckland)博物馆民族学部主任 Roger Neich 博士及其助理 Mick Pendergrast 合著的《太平洋树皮布》(Pacific Tapa)一书中,收入一批穿树皮布的土著照片,其中两张分别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萨摩亚少女照片,她们都穿着精美的树皮布裙和头饰、项饰,但上身均裸体,神态优美。



图三三 萨摩亚岛少女照
(19~20 世纪之交)

(引自 Roger Neich, Mick Pendergrast, 1997, 第 11、24 页)

高雅、恬静(图三三)^③。

虽然在欧洲文化入侵三百多年后,太平洋的土著文化接受了不少外来的影响,但直到 20 世纪初期南岛语族的裸俗并没有明显地改善,甚至于身处岛屿社会上层的首长家族仍流行裸身。如图三四左为西萨摩亚酋长,穿戴羽毛和贝壳的头饰、鲸鱼项链。图三四中为达尼丁 Burton Brothers 照相馆于 1900 年代初拍摄的西萨摩亚酋长的女儿, Kava 主



图三四 西萨摩亚
和汤加的酋长及
酋长的女儿(1900 年初)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23、78、79 页)



图三五 19 世纪末马克斯(左)和斐济(右)的武士像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23、83 页)

持者,图三四右是汤加大酋长之女 taupou,他们都上身裸露。

甚至厮杀战场的武士,也是上身赤裸的全副武装。图三五左是 19 世纪末马克斯(Marquesas)群岛照相馆老照片,文身、戴头牌、执武士棒的男子全身裸体。图三五右是 19 世纪末的斐济相馆的武士老照片,身着树皮裙、执武士棒的男子上身裸体,而神情威严。

直到最近,人类学家在太平洋上仍可以看到裸身的土著人。T. Barrow 1970 年在西萨摩亚岛拍摄的一张照片,饰红珠链、着长花裙的土著少女上身裸露,神态恬静,尽显裸国文化的优美(图三六)。



图三六 最近的萨摩亚岛的裸身少女(1970)

(引自 T.Barrow, 1972, 第 70 页)

此外,太平洋土著社会具有发达的作为祖先偶像崇拜的传统雕刻艺术,室内木雕和田野大型石雕偶像形态变化万千,从东南亚群岛到太平洋的三大群岛都有,其中绝大多数是男、女性征明显表现的裸体形态(图三七)。复活节岛的 14 尊大型裸体石雕神像,是原址上一处破坏了的大型神庙的祭拜偶像(图三八)^④。所有这些雕刻神



图三七 南岛语族的一组木雕神像

(自左向右分别为美国夏威夷 Bishop 博物馆藏社会群岛祖神, 苏格兰 Glasgow 大学 Hunterian 博物馆藏新西兰神像, 华盛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斐济女神, 美拉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岛女神)



图三八 复活节岛上的石雕群像

像,无疑深刻地反映了“裸以为俗”在南岛语族社会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必赘述。

四. 简评

裸体不衣是自上古华南至中南半岛及台湾、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到太平洋岛屿带之间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素质。这个广阔的陆海地带间民族考古学的多重资料已经确立了自远古迄今南岛语族民族文化的源流史,上古华南“裸国”到台湾“裸番”,再到太平洋民族志的“裸以为俗”,就是这一源流中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因素之一。

华南“裸国”是属于越、濮及相关的“南蛮”土著系统,汉文史籍中的“裸国(裸人国、裸种)”,并非真正都建有国家、方国一类的政治实体,多数是在以“中国——四方”、“中心——边缘”为特征的古代东亚民族文化关系框架中,在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汉民人文视野下,对一系列裸俗族群的泛称。“衣冠华夏”不能容忍南方“裸国”的“野蛮”,总是戴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以“文明”的言语贬鄙土著的

“褻露不羞”。汉人大规模移民台湾后,同样的偏见戴到了台湾原住民的头上,面对“意色泰然”的“裸番”,汉人更是自作多情,感叹“王化无外”,企图“华风可成”(黄叔璥语)。

“西方文明”同样难脱有色眼镜,欧洲人乍看台湾“番族”和太平洋之南岛语族的裸体世界,同样流露出蔑视的眼光和口气,把“裸以为俗”的土著社会说成是“不觉羞耻”(荷兰《巴达维亚城日记》语),库克船长终究因试图改变土人文化的世界而毙于刀下。

弗兰兹·博厄斯(F.Boas)教授告诫我们要真心、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所有文化。试看,萨摩亚、汤加青年 kava 聚会的神圣和威望丝毫不因裸身而削弱,酋长之女 Taupou 优雅的裸姿却与崇高的社会地位与日俱进,夏威夷部落酋长觐见、外交中的庄重与典雅,也丝毫没有因为不衣而失色,社会、斐济群岛祭祀神庙中的虔诚与恭敬,丝毫不因祖先神像的露阴而被亵渎、降低,南岛语族始终叩拜、团结在赤身裸体的偶像下,它们才是没有伪装的、真实的先祖形象!无论上身赤裸是美与力的展现,亦或是真与诚的宣示,始终装点着太平洋土著的“大雅之堂”!因此,世人、尤其是人类学家们,应客观地评价“裸国”的历史,清除你们的“裸国”印象中对土著世界的“污蔑”。

注释:

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

石钟键:《左江岩壁画的年代问题》,载《华山岩壁画资料集》,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1962年12月印。

《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歌营国”引《南州异物志》。

a.岑仲勉:《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原载《圣心》1933年2期,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 b.韩振华:《康泰所记西南海上诸国地理考释》,原载《协和大学学报》1950年第2期,收入《韩振华选集》第一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

a.林钊、曾凡:《华安县仙字潭摩崖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b.林涛:《福建华安县仙字潭石刻》,《考古》1988年第4期。

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第68~8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a.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古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b.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74~78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c.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器》图版1~76、146，文物出版社，1981年。

a.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b. 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c. 胡肇椿：《广州出土的汉代黑奴俑》，《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a. 铃木作太郎著，陈万春译：《台湾番人的口述传说》，第7、8、16页，《民学集刊》第一册，2003年9月；b.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原著：《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第25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6年编译出版。

⑪ 铃木作太郎著，陈万春译：《台湾番人的口述传说》，第52、53页，《民学集刊》第一册，2003年9月。

⑫ 林谦光：《台湾纪略》“风俗”，载“丛书集成初编”《台湾纪略、台湾杂记》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

⑬ 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第187页，“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⑭ 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中），第18~19页，卷下33~34页，“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七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⑮ 孙元衡：《赤嵌集》，第15页，卷一乙酉“山行书所见有感”，“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

⑯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第118页，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六”附载，“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二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⑰ 周钟瑄：《诸罗县志》，“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一辑，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⑱ 六十七著：《番社采风图考》，第7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1961年。

⑲ 六十七著：《番社采风图考》附《台番图说》、《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1961年。

⑳ 傅恒主持编纂：《皇清职贡图》卷三，辽沈书

社1991年。

㉑ 周婉窈：《一五八二年美丽岛船难余生记》，载《艾尔摩沙：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第25页，“国立台湾博物馆”，2006年。

㉒ 萧宗煌等策划：《艾尔摩沙：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第172~175页，图录第VII部分“面向外来文化的台湾原住民”，“国立台湾博物馆”，2006年。

㉓ 陈宗仁：《西班牙占领时期的贸易活动》，载《艾尔摩沙：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国立台湾博物馆”，2006年。

㉔ 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一册32页，“西元一六二四年二月”条，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

㉕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原著：《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第195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

㉖ 森丑之助著，宋文薰编：《日据时代台湾原住民族生活图谱》，图版111、190~200，求精出版社，1977年。

㉗ 笠原政治编、杨南郡译：《台湾原住民族映像——浅井惠伦教授摄影集》，第161~198页，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

㉘ 萧宗煌等策划：《艾尔摩沙：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第110、190、200页，图录第 部分“跨洋贸易的世纪”、第 部分“东西方异文化观点”，“国立台湾博物馆”，2006年。

㉙ Terence Barrow, The Art and Life of Polynesia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72.

㉚ Roger Neich, Mick Pendergrast, Pacific Tapa, P11、2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㉛ Terence Barrow, The Art and Life of Polynesia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72; Edward Dodd, Polynesian Art, Dodd, Mead & Company, New York, 1967; Carl A. Schmitz, Oceanic Art: Mith, Man and the Image in the South Seas,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67; Patrick V. Kirch, On the Road of the Winds: 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 before European Conta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本期导读

拔牙又称“凿齿”、“打牙”等,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夷、越民族文化区,最早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古代社会、甚至近现代的华南与东南亚民族文化中,仍延续不断。史前遗址中的拔牙头骨很早就引起古人类学家的注意,作为一系列特殊的人体异常变形现象(如头骨变形、人体雕刻与文身、拔牙等)之一,拔牙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含义的人体艺术现象。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彭书琳研究员的《岭南古代居民拔牙习俗的考古发现》一文,首次系统收集、研究了岭南地区考古遗址发现的拔牙头骨,以及大量壮族、瑶族民族志和历史文献中的拔牙习俗资料,详尽考察了拔牙的不同形态与文化含义,清晰地梳理了岭南民族拔牙文化的分布与源流,资料翔实,着力深厚,对进一步学习、研究华南民族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岩画是人类童年的艺术,石器时代的各类岩画、石刻艺术作品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在青铜、铁器时代的各地“边缘文化”中还长久延续。岩画是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人群、或者文明时代尚未掌握文字的边缘人群的记事作品,记录了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诸多讯息。华南是古代百越先民的活动区,长期游离于华夏文明圈之外,迄今发现于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原始岩画内涵反映了古代百越先民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生活片段。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杜辉的《华南原始岩画中的社群集会》一文,专注华南原始岩画中的“社群集会”这一重要画面,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岩画内涵分类、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华南民族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相关资料,钩沉出华南原始岩画中所“描绘”的一系列社群集会场面,包括史前孕育、播种、丰年等农耕祭祀活动;海神、祖灵等神灵祭祀;竞技、舞蹈、杂技等群体娱乐活动。是研究华南土著社会史、文化史的新尝试。本文从静观动,历史重建、栩栩如生,论述有据,解读生动,是岩画研究上的一篇成功的民族考古学论著。

也许夏禹巡游江南“裸入吴国”的记载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上古“衣冠华夏”的视野中,华南越、濮土著确实是顽固的“化外裸国”。对广泛存在于自华南“越、濮”到太平洋“南岛”族群的“裸国”社会文化,学术界尚未有专题关照。吴春明《“裸国”印象》一文,钩沉汉文史籍的零星记载,佐证于岩画、青铜器和陶俑等考古资料,觅拾上古华南“裸国”的历史记忆。同时,广泛搜猎台湾“裸番”、东南亚、太平洋民族志上“裸体不衣”的文化现象,重建“裸国”这一亚太民族史上重要的文化共同体。并试图以太平洋民族志上欧洲衣冠“文明”与南岛土著“裸以为俗”的文化冲突事例,阐明文化相对论在民族文化认知上的重要性。

(吴春明)